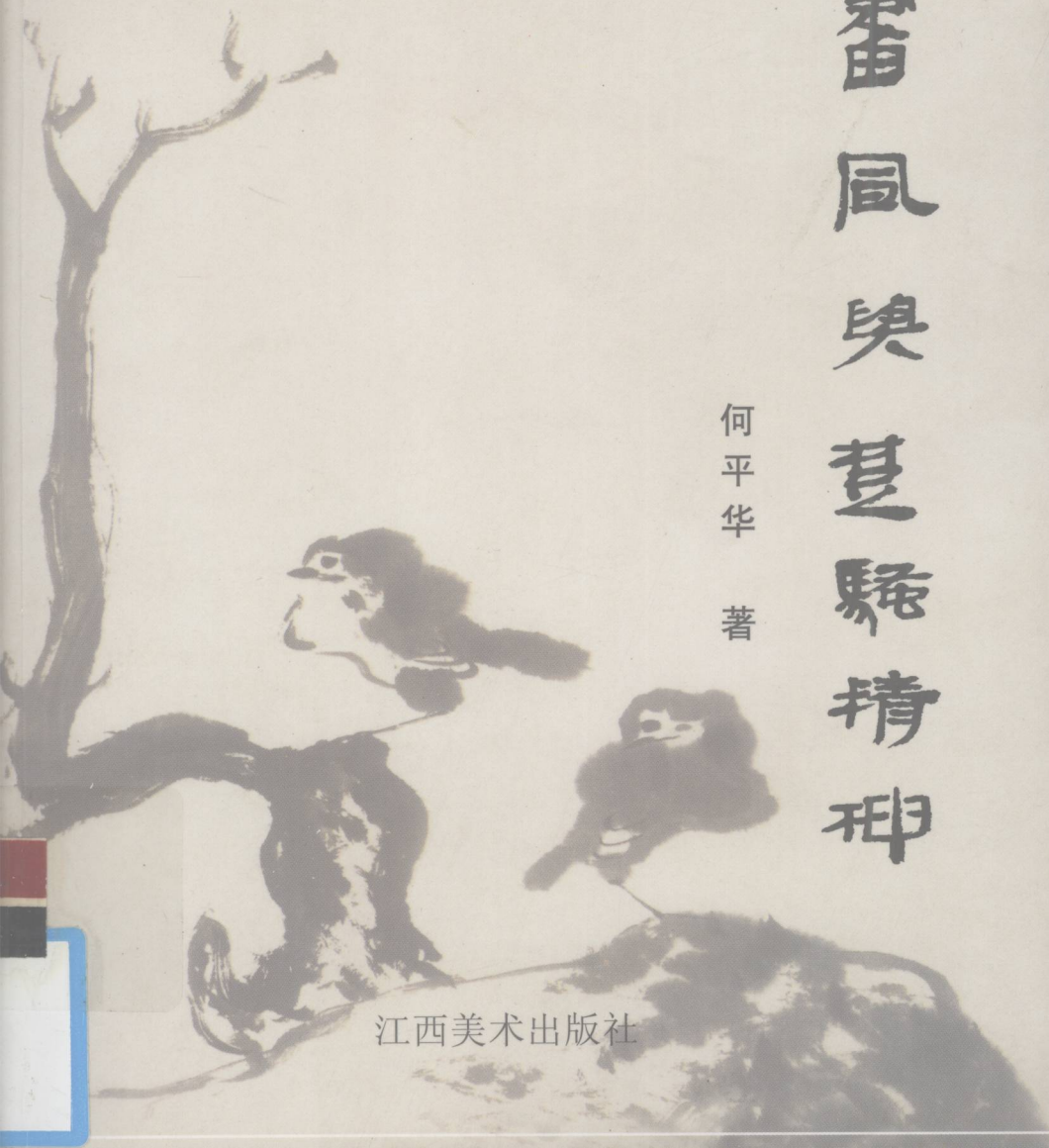


八大畫風與其精神

何平華 著

江西美術出版社



八大画风与楚骚精神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何平华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Bada Huafeng Yu Chusao Jingshen

八大画风与楚骚精神 / 何平华著. —南昌: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04. 8

ISBN 7-80690-487-5

I. 八... II. 何... III. 八大山人(1626~1705)
—中国画—艺术评论 IV. J212.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6622 号

八大画风与楚骚精神

作者 / 何平华

出版 / 江西美术出版社

地址 / 南昌市子安路 66 号江美大厦

电话 / 0791-6565509

邮编 / 330025

发行 / 新华书店

制版 / 江西省江美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印刷 / 江西青年报社印刷厂

开本 / 大 32 880mm × 1230mm

印张 / 7

版次 /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 2000

ISBN 7-80690-487-5/J · 1257

定价: 22.00 元

目录

C O N T E N T S

序	1
---------	---

引论 诗学史上的楚骚精神	7
--------------------	---



第一节 诗骚之辨：一段漫长的诗学史公案	8
---------------------------	---

第二节 楚骚精神与抒情浪漫主义的文学之河	12
----------------------------	----

第三节 个体与时代：楚骚精神的动力学意义	17
----------------------------	----



第一章 易代的痛楚—八大及其楚骚精神的	
---------------------	--

时代成因	21
------------	----

第一节 甲申之变：一件令王孙之梦幻灭的历史大事	22
-------------------------------	----

第二节 “湿絮之遏火”：一生的孤独	28
-------------------------	----

第三节 在遗与逸之间	33
------------------	----



第二章 时代哲学的召唤—八大及其楚骚精神的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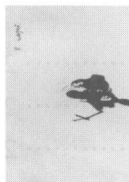
哲学探析	37
------------	----

第一节 晚明：心学的余绪	38
--------------------	----

第二节 与“易堂”人物的交接及其时代氛围	42
----------------------------	----

第三节 屈骚传统：遗民精神的共同依归	49
--------------------------	----

第四节 在儒与释之间	54
------------------	----



第三章 怨与愤—八大及其楚骚精神的诗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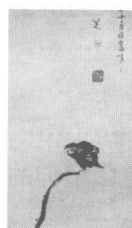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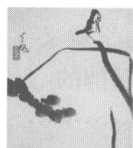
学溯源	61
-----------	----

第一节 重情：明清之际的诗学主潮	62
------------------------	----

第二节 感伤与怨愤：遗民诗的主调	65
------------------------	----

第三节 幽怨愤刺：八大的诗风	73
----------------------	----

第四节 八大诗歌的精神资源	87
---------------------	----



第四章 情与志——比兴在八大画风中的意义	105
第一节 比兴：从诗歌到绘画	106
第二节 “梅兰竹菊”之外	115
第三节 比兴在八大绘画中的风格学意义	121
第五章 简以远——道释与八大画风	133
第一节 八大的笔墨及其传承	134
第二节 禅宗与八大画风	140
第三节 老庄与八大画风	146
第四节 空寂世界的背后	156
第六章 怪以奇——八大画风的现代特征	167
第一节 审丑：时代的风会	168
第二节 鱼、鸟、荷、松、石	170
第三节 八大怪奇形象的美学承传	186
第四节 自我的象喻	190
结 语 雪个精神	193
主要参考书目	208
附录	
邵长蘅·八大山人传	212
龙科宝·八大山人画记	214
陈鼎·八大山人传	215
张庚·八大山人(朱重容附)	217
后记	218

序

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曾有一个著名的段子《关公战秦琼》，说的是在军阀的逼迫下，将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放在一起，以比较武艺的高低，演员无奈地唱道：“你在唐朝我在汉，为何将我边关犯？”糟践古人，是缘于现实中有着无知者的淫威。而漫画大师华君武先生则画过题为《李闯王的胡子是什么样式》一画，以讽刺学术研究中某些无谓的考据文章。

新时期以来，比较文学在我国成了一门新学科，为寻找平行比较的论题，难免会有“关公战秦琼”的现象。而在影响比较的研究中，在关秦之战以外，还多少会掺入无根或无义的“考据”，以证自己之所见。

因此，我自己虽也写过少量比较文学的论文，却一直怀着战战兢兢的心理，生怕不小心就发生了扞扯古人、强牵中西的错误，且在小心求证的过程中，也作出无根、无义的所谓实证“研究”来。

何君平华在硕士阶段读的是影视文学专业，毕业后留校从事实践性工作，后来考取我的博士生，从我作古代诗画比较方向的研究。由于他是在职攻读学位，基本上要坐班，时不时还会被派去采访或拍摄，常有突击任务，我很是为他能否在3年内完成学业并写出论文而担心。好在他确实非常勤奋，既未耽误工作，又勉力读书和思考。在完成了规定的课程之后，平华终于要进入到论文写作阶段了。此前，我指导了这一研究方向王韶华和胡炜的两篇博士论文，前者所作的是宋代以苏轼为代表的所倡“诗画一律”的研究，后者是元代赵孟頫与元四家的诗画创作思想研究，我很希望平华能接上作明代或清代的选题，以形成系列。平华在深入考虑后，选择了八大山人朱耷为研究对象。由于平华是江西人，对乡土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和感情，在书画上又有家学渊源，且两个与他年岁相差不多的侄子都

是美院学生，学的都是美术史论专业。因此，我对平华完成论文很有信心，也就同意了这一选题，在作了开题报告并汲取了各位教授的意见后，他开始了认真的写作。

生物学、人类学关于从猿到人的进化论本来已似是毫无问题的问题，却仍有学者为进化中许多环节的缺失而苦恼，而考古的新发现则在不断地充实着证据。八大山人的题目固然可作，但是，将他同楚骚相联系，当中隔了那么多的朝代，那么多的历史人物，会不会是关公战秦琼？会不会出现类似于李闯王胡子样式的问题？一句话，其实证性究竟如何？尤其是，平华没有攻读古代文学硕士的经历，又无脱产写作的条件，争分夺秒，在他将会遇到很多困难，我又不免产生了更多的担心。也为此多次与之切磋，考虑写作方向、思路的调整和充实。

在何平华经历了一番苦战之后，我终于读到了他的论文初稿，最初的担心也为之逐渐消除，感到在学理上已无多大问题，所欠者主要是不要给人造成“隔代遗传”的印象，要努力填平屈原和八大山人 2000 年间的川壑、沟坎。于是，经过反复修改、丰富，由屈原所奠定、后世不断发展的、被称作“屈骚传统”的文学精神，似乎确可以在屈原与八大之间沟通，而不是如钱钟书先生所讥刺的“野孩子认爸爸”。于是，就有了一系列的论题和论证：楚骚精神所形成的强烈抒情性，浪漫主义的文学长河，在八大山人的作品中都可以得到落实和印证；历史大变动时期，个体和社会处于激烈的对抗和冲突中，屈原和八大都处于那样的时代，也都在对抗和冲突中不能不有所创作；是真有其人或为屈原所托的渔父，在用与世推移、随波逐流之理作理性的劝导时，屈原所选择的是怀瑾握瑜、宁赴湘流，后世之士人虽多不能相从而作自沉汨罗之举，但如八大，则承继了屈原志节不移的精神，选择了怀道抱德不用于世的“逸民”道路；屈原顽强地追求真理和忠实，将儒家的仁义道德作了完全的感情化，而情感化的屈子式儒学，在明清易代之际，深刻影响了一批人，形成了“泪泉和墨写《离骚》”的诗画创作高潮，八大因其末路王孙的身份，较之他人，更多了由于巨大落差所造成的切身惨痛，和墨所写也就更具有感情力度……

由于屈原所生活的战国后期，先秦的各家思想历经发展，已经成熟，即如屈原自己，虽生南国，却曾使齐，受到稷下学的影响。而楚国又是吴起法家思想的实践地，使之在儒家思想以外，又多所汲取，研究者们对其思

想之所属，亦常有争论。屈原身后，秦皇行法家之治，汉高鄙薄儒生，汉武却独尊儒学，而汉末佛学传入中土，乱世中传道者借道家而成宗教，至魏晋更有玄学之渐盛。经南北朝长期的动乱和分裂后，隋唐一统南北，儒、道、佛三教并行，至宋因理学之成而终至以儒为本、三家合一。因此，儒道互补虽或可称我国思想之大概，而加上一个佛家，则是一个更为稳定的三角形。在屈原的时代，如渔父的劝谕已是近于儒道之间的选择，道家思想已有很大的影响；生活在明清易代时期的八大山人，且有过亦僧亦道的经历，又是终于入俗、有冠有发之人，仅从屈原寻找其精神、思想之源，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我曾建议平华要注意在屈原之外，再论八大所受的道家和佛家思想影响，而他在听取我的意见后，也确实能不作凿空之论。诸如禅家“五灯”到明代只剩下临济和曹洞二宗，而江西作为禅宗圣地，八大又是江西人，其《自题个山小像》的自谓“洞曹临济两俱非”，可证他曾出入临、曹两宗；他在康熙二十八年为丁云鹏《十六应真像》所作的十六幅对题，纯然是曹洞高僧对佛门的感悟，虽此时八大已经由僧入俗，但30多年禅林生活的影响于此可见；尤其是据“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空”，以之观照八大简远空无的画风，平华在汲取了论家的见解后，也有自己深入味之的体会。至于八大与道家思想的关系，细读了诸家的论述，他认为，由于八大生当明清易祚的历史剧变期，心中郁积的苦闷如“巨石之遏泉”，禅宗的外在性无法舒展落寞的心灵，这就为八大的思想投入道家怀抱提供了契机，且通过陶渊明、李白、苏轼为中介，体现对老庄的接受，且举八大长诗《河上花歌》的诸多诗句，证明其中的游仙思想或对道教典故的稔熟，至于所论他对黄庭经的兴趣，对魏晋风度的仰慕和追求等，都充满了实证精神，绝无似是而非的结论。

由于平华能在论述八大山人和屈骚传统之外，还阐释了八大与释道两家的诸多关系，使之论证更为全面剖切，论题具有更大的包容性。确实，八大是说不尽的。有的论者放眼世界，认为马蒂斯、毕加索没有八大那样的创造力，虽变形变色，但所表达的内在精神赶不上他；也有人认为，只有梵·高可以与他并称人类艺术史上的奇才，因为他们二人都能以独特性和带有普遍意义的典型性吸引后人。虽然平华对此有所引用，而未作论述，但相信这一中外比较艺术的论题也是能够成立的。

我所指导的中国古代诗画比较研究的方向，是立足于古代文学而又跨

越诗画两界，要求考生对古代诗歌和绘画以及相关的理论都要较为熟悉，因此数年来考生不算多，而被录取的则更少，迄今也仅有四位而已，他们所作的都是我国古代的诗画比较研究，尚无推及中外比较的课题。尽管与我国文化的重在和合不同，西方文化所重在分别，是尽量拉开诗歌与绘画的距离，判明其间的区别，即便如此，莱辛的名作《拉奥孔》难道不是诗画平行比较之作吗？艺术可以超越国界，虽或形式不同，其内在精神可以相通，马蒂斯就曾惊叹“东方艺术拯救了我们！”因此，很希望能有人人在比较艺术的研究上，能如比较文学一样开拓更多的专题，且同样不是“关公战秦琼”。

多年前，经我指导的“中国文化建设”方向的硕士生李华介绍，我初识何平华，他们二人是江西同乡，也是同学，都具有源于那方红土地的质朴性情，初闻平华震撼屋宇的说话声，我就想及他所从事的乡村学校教师大概是需要这样的嗓门的。后来他终于成为了我的博士生，在质朴之外，又感受到了他的勤奋好学，从现代的影视转到古代的诗画，要写出被人认可的博士论文并非易事。但是，平华却在全职工作的情况下，3年内完成了学业，尽管在接触中渐感他的说话声愈来愈见低，却学问愈来愈见长，并写出了高质量的论文，得到答辩委员会各位教授的充分肯定，对此，我感到异常的欣慰。如今，论文又即将付梓，更为之高兴。

当然，平华所写并非无懈可击。在论文答辩时，专家们也提出了一些意见，诸如对八大山人研究史的陈述尚不够充分，遂使得读者对其论题的产生基础认识不足；所论八大的诗歌和绘画，结合得还不够紧密；而对八大画风本身，尚可作更为深入、切实的研究；在资料的引用上，还可以做得更为规范些等等。这些，都是很值得平华作进一步思考、改进的，而事实上，一年来他也作了修改，使之更为完善。

我在华东师大带出了六届共十一名博士生，其中古代诗画比较研究是一个方向。我对这一研究的兴趣，是由钱钟书先生的著名论文《中国诗与中国画》引发的，后来有了拙著《有声画与无声诗》，并指导了博士生的一系列诗画比较论文。如今，临老回到了仅在儿时生活过4年半的故乡，在暨南大学开始了在新点带新博士生的生涯，很希望在拓展研究方向的同时，仍有学生能继续我国古代诗画比较的研究。近代的广东，最先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得时代风气之先，诗界革命源于此，岭南画派也兴于此，若

能有何君平华那样的博士生，热爱乡土文化，继续着作近代广东的题目，就可以形成断代的系列研究了。确实，我对此是极为期盼的。

此次回沪，参加自己在华东师大所指导的最后一位博士生的答辩，和我任合作导师的一位博士后期满出站报告评议，恰逢平华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问序于余，美意难辞，遂欣然命笔。惜别上海诸生，为他们的成长感到由衷的喜悦。平华是我的学生中第四位出版博士论文的，相信很快还会有第五位、第六位……我在继续高兴地期待。

邓乔彬

2004年6月8日

于沪上之五桂斋

引论

诗学史上的楚骚精神



第一节

诗骚之辨：一段漫长的诗学史公案

“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¹这是去世近一个世纪的国学大师梁启超的谆谆教诲。

“公元前三世纪，继《诗经》而出现的《楚辞》，把我国诗歌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标志着由群众文学进入作家创作的时代。《楚辞》奠基者伟大诗人屈原（图1），成为我国文学之父、词章家百世不祧之宗。”²这是我国著名《楚辞》研究专家马茂元先生的评述。

“楚辞是长江文明的产物。当代楚辞研究的根本宗旨，在于探讨楚辞如何以长江文明的独特姿态与声音，同黄河文明一道共

构中国精神文化的特质和形式，以及博大而绮丽的风采，进而以其所代表的长江文明的丰沛的生命力和深邃的精神探索，面对世界人类智慧而发出自己的魅力独具的声音，从而丰富和拓展人类精神史和诗歌史的视野。”³这是当代著名学者杨义先生以五十万言的篇幅探讨楚辞诗学写下的第一句话。

当我们引入“作者”、“文本”、“读者”这组“康斯坦茨”学派的话语观照上述评论时，或许能发现《楚辞》和它的作者依次被价值理论、文章学和文化学理论所解读和阐释。可见《楚辞》和它的作者作为我国早期民族精神的构成之一，作为一个民族文艺的图腾，其拥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已被历代学者所肯定，其艺术光辉并没有随时间推移而减灭。

一部被文论家刘勰誉为“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⁴



图1 现代 傅抱石《屈原》58cm × 84cm 南京博物院藏

的百世经典、千古绝唱，何以在面世不久即遭“宗经辨骚”、“验明正身”的尴尬境地，换一种视角，“诗骚之辨”这场自汉至唐漫长的诗学史公案也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文学接受史的经典个案。

先看一看作为文本的《楚辞》，作者申述了一个怎样的审美感受和创作动力：

“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情沉郁而不达兮，又蔽而莫之白也。心郁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烦言不可结而诒兮，愿陈志而无路。”（《九章·惜诵》）

“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图2）（《九章·抽思》）

“悲回风之摇蕙兮，心冤结而内伤。物有微而陨性兮，声有隐而先倡……介眇志之所或兮，窃赋《诗》之所明。”（《九章·悲回风》）

“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而莫达。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因归鸟而致辞兮，羌迅高而难当。”（《九章·思美人》）

一个因志与情不得而发，而托之于“美人”、“香草”、“浮云”、“归鸟”，这就是诗人屈原的创作自诉。诗人在急电惊雷长风怒号中，开拓出一个瑰伟奇谲、芬芳华茂的抒情浪漫主义美学时空。然而这样一个伟大的诗学文本，它的出生一开始已先天性地错置于一个不属于其自身生存的诗学话语结构中。由楚入汉，儒家思想很快被确立为国家哲学，而经孔子（图3）之手的《诗经》迅速抬上了尊位，汉儒释经一时蔚然成风。诗学史上的第一次“辨骚”即是这样的文化背景中拉开大幕。“辨骚”是从东汉淮南王刘安对《离骚》发出赞美之声而起的，刘安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皜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⁵从刘安的《离骚传》中，可见：其一，辨骚的标准是以前此的《诗经》为尺度；其二，《离骚》诗兼“风”、“雅”，



图2 现代 傅抱石 《秋思》
96cm × 36.5cm 私人藏

合乎儒家“中庸”的政治哲学观；其三，屈原尽忠尽孝，合乎儒家君臣伦理观。显见，即使是称道屈原及《离骚》的也非以审美的尺度作衡器。

针对刘安所论，班固发出了反声，他在《离骚序》⁶中认为屈原“露才扬己”，其处世不合乎儒家“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是“狂狷景行之士”。而骚诗语多冥妄，“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班固完全从经学的视野切入，对屈骚几乎作了全面的否定。

针对班固之说，王逸则在其《楚辞章句》⁷中，针锋相对进行一一驳斥。他首先将《离骚》呼为“经”，以令其跻身儒家经典之列；他评屈原人品又以“清高”“忠贞”呼之；更认为屈骚文辞“依‘诗’取兴，引类譬喻”，高度评价屈辞的比兴手法。王逸的评价虽高，但仍然是将《离骚》与《诗经》置于一个不平等的对话框架内，认为屈原“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

从汉代的第一次“辨骚”来看，“宗诗”的观点已先在性地规定了其后每一次“诗骚之辨”论者的基本价值取向，即使是在“文的自觉”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楚骚的命运仍然如是。发展到魏晋，诗学史上“诗”“骚”并称已是习以为常之事，但从侈丽的汉赋到西晋以还，“缘情绮靡”的诗风在正宗的儒者看来，其始作俑者则直指“屈骚”，裴子野在其《雕虫论》中的一段话较有代表性：

“后之作者，思存枝叶，繁华蕴藻，用以自通。若惟恻芳芬，楚骚为之祖；靡曼容与，相如和其音。由是随声逐影之俦，弃指归而无执……”⁸

而以“体大思精”“笼罩群言”⁹著称的《文心雕龙》，一部极其强调艺



图3 宋 马远 《孔子像》册页 绢本设色 27.7cm x 23.1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术价值的文论巨著,同样将“宗经”置列于“辨骚”之首也就不足以为奇了。刘勰依经辨骚,提出了《诗》《骚》的“四同四异”。¹⁰“四同”即“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和“忠怨之词”;“四异”即“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和“荒淫之意”。刘勰虽以“唯务折中”的态度来辨骚,但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从文体学角度审视离骚,仍然给予了屈原和《离骚》一个“惊才风逸,壮志烟高”,“辞来切今,惊采绝艳”的中肯之评。(图4)

对楚骚攻讦得最为激烈的却是最能继承楚骚精神的唐代。唐代诗人将形成于屈原诗学中的比兴手法发扬光大而为后世瞩目的意象诗学。令人关注的是,那些声讨楚骚的人大部分都是些“缘情”的诗人,显然,作为文本的《离骚》遭遇了接受史上一个经典的误读,时代的价值观和历史的巨手在背后起了重要的作用。

唐初,随着帝国的确立,政治上的重道尚礼自然反映在诗学上崇尚“风骨”和“刚健”,因而“彩丽竞繁”、“兴寄都绝”¹¹的齐梁诗风立即搬上了文学批评的手术台,斗争的锋芒直指屈宋。王勃说:“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¹²柳冕说:“屈宋以降,则感哀乐而忘雅正;魏晋以还,则感物色而亡兴教。教衰兴亡,则君子之风尽。故淫丽形似之文,皆亡国哀思之音也。自夫子至梁陈,三变以至衰弱。”¹³

柳冕的评述更将一个政治道统霸权话语契入到文学批评的话语中,较之汉魏的“辨骚”,唐代将“辨骚”带入了一个政治张力场。然而,文学的生命自有其不可抗拒的发展规律,随着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大思想家朱熹相继对屈原及其楚辞进行了高度评价后,明清的诗论家和理论批评家,已从“辨骚”走向了“释骚”,楚骚诗学进入到另一个接受体系——一种偏于文本细读式的风格阐释学语境。在明清学人的视野里,李白、李商隐、韩愈、柳宗元这些唐代诗文大家均是深于楚骚者,唐诗主情,宋诗主理,“唐



图4 现代 傅抱石《山鬼》137cm x 83cm 南京博物院藏

型诗”和“宋型诗”，在今天的诗学批评中已是一对区别得十分鲜明的概念。

综观诗骚之辨这段漫长的诗学史公案，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主义结论是：《诗经》和楚骚之间的对抗分别代表着维持社会秩序的封建之“礼”和强调个人意志自由之“情”的冲突，但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启示：一个以集体方式而成的诗学文本和以个人名义创作的诗学文本第一次遭遇时，而出现的尴尬与阵痛，前者以被制度高度理性化和神圣化为特征，后者以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和奔放的想象为特点。这之中，更蕴藏着一个民族文学的启蒙时期，分别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为特征的两大文学风格、流派与思潮之间的艰难对话。

第二节

楚骚精神与抒情浪漫主义的文学之河

楚骚精神并没有因这场“诗骚之辨”而减弱它的光芒，没入历史的尘埃，相反这场诗学辩论倒是把一个还处在民族文学艺术的初始期逐渐推向一个文与美的自觉时代，“道统”与“文统”开始在历史的进化中显露出各自的轨道，构建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联系。柳冕在《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中说：“及王泽竭而诗不作，骚人起而淫丽兴，文与教分而为二。以扬、马之才，则不知教化；以荀、陈之道，则不知文章。”¹⁴

诗与骚的辩论、情与礼的冲突，今天的学者则站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从文化诗学的角度将二者之争看作是中华文明的发展初期南北两种文化先后崛起而出现的壮丽景观。

杨义先生说：“楚辞诗学的根基，须从春秋战国时代长江文明的特征和长江民族的性格中寻找……楚辞呈现了与中原《诗经》的风雅之声大为不同的‘奇文’风貌，呈现了一种充满神话和原始宗教的炽热情感和幽丽想象，一种以生命为代价的人格理想和政治理想信念，一种高扬形式创造和语言多义性的审美智慧。”¹⁵

屈原及其楚辞仿佛是一条精神的恐龙在那片神话、巫风、青铜、帛画相交织的南楚大地上拔地而起，其光芒所致，足耀千古。（图5）

王逸说他：“自孔丘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